

# 在埃塞的日子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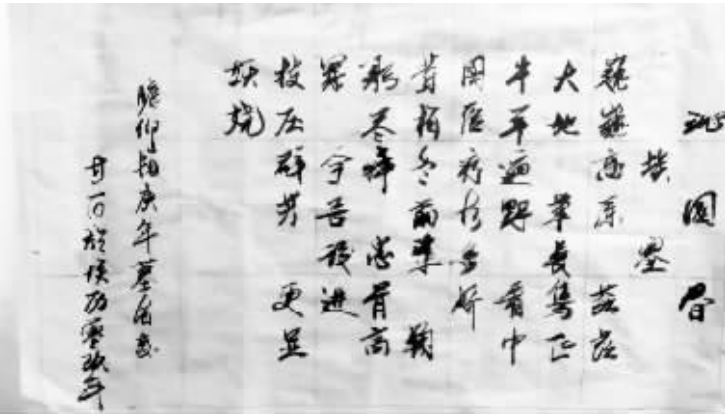
——一位援外医疗队队长的手记

■张晓阳

## (十六) 一趟季马



张晓阳一行人在慰问守墓人



张晓阳鼓励自己的诗作

季马，埃塞西南部一个小城，因季马大学和盛产咖啡而闻名于世。

季马因季马大学而成为埃塞西南部著名城市。据悉，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和季马大学是埃塞最好的大学，相当于中国的清华、北大，并且两位校长在埃塞都有非常大的影响力。曾经政府因为亚的斯亚贝巴飞往季马的航班每天只有一班而准备取消，季马大学校长一句话，不得不保留。

2017 年 2 月 4 日，我和翻译王亚聪陪同国家卫计委王培安副主任一行五人到季马祭拜梅庚年烈士。我们坐在飞往季马的小螺旋桨飞机上，心一直提着，生怕坠机。一到酒店更是害怕，条件之简陋甚是让人惊讶。第一次来季马，就在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阴影！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匆匆在一家中资公司吃过早饭，便随王主任一行来到梅庚年墓地。墓地是埃塞政府当年出资修建的，墓地不大，倒也精致（在埃塞，上世纪七十年代建成这样已经相当不错了），后又被埃塞政府和中国政府

多次修缮。

经参处刘峪参赞临时决定由我来主持祭拜仪式。我们共同向梅老前辈三鞠躬、献花篮之后，慰问了第二代守墓人。

提起守墓人，这里不得不再说一段。梅老前辈当年在季马不幸遇难后，由埃塞政府出资修建了坟墓，但无人管理。当地一个名叫泽乌达的老人不计报酬地主动承担起守墓的责任。中国政府和医疗队也非常敬佩这一家人，所以在中国援埃塞俄比亚医疗队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每年清明节全体医疗队员要到季马扫墓。在祭奠梅庚年烈士的同时，顺便看望一下守墓人。如今第一代守墓人已过世多年，但他的女儿继承父业，继续守护着这座坟墓。到季马祭祀的中国人听到这个事后，无一不受感动，这象征着中埃两国人民的友谊！

回到亚的斯，不免被梅老前辈的事迹深深打动，遂赋诗一首，张贴于客厅，时时鼓励着我！

(未完待续)

## 如歌的岁月

■陈平

苹果收获的季节，也是我们最繁忙的季节。那时候泛区农场的苹果是有出口任务的，主要出口到苏联。每到收获的季节就要动员许多学校的学生，前往苹果园参加采摘、分级、包装等出口工作。我们本场职工主要负责讲解采摘方法和挑选出口果实的分级原则。我的宣传阵地也随之搬到了苹果园里。记得那时通过广播反复宣传的是，毛主席说：“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有很多苹果，我们的战士一个都不去拿。”用毛主席的话约束大家不要随便吃苹果。其实，这也只是一种宣传的需要，纪律还是要讲的么。但我们毕竟不是有着严明纪律的军人，哪有每天坐在堆积如山的香喷喷的苹果旁边，还能忍住不吃的。说实话那时候苹果的味道，比现在的好多了。如今回忆起那段充满童趣的时光甚是开心。

那时候，比我们早几年下放到黄泛区农场园艺场的，还有一些老知青。其中，中央领导万里的儿子万伯翱就在园艺场。一九六二年，他就被他那时担任北京市市长的父亲送到园艺场接受劳动锻炼。我们刚到农场时，作为老知青的代表，他还专门给我们这些新来的知青们做了报告。他主要讲述了他下乡劳动锻炼后的心得体会。听了他既励志又幽默的演讲，我们都对他肃然起敬。另外，河南省文艺界的许多名人也和我们一起下放到了园艺场，其中有常香玉、阎立品、李斯忠、唐喜成等。他们平易近人、说话随和，真的一点架子也没有。休息时间，大家都会恳请他们演唱豫剧，他们也会热情答应。一段段样板戏，为大家带来了许多欢笑和难忘的回忆。在学习小靳庄的热潮中，我们也自编自演了很多节目，到附近的农村为当地友邻村庄的农民演出，宣传毛泽东思想。现在想来，那时还真没少见到名人。李秀明、张瑞芳、陈强等电影演员，因为拍《大河东流去》曾经到我们园艺场体验生活。那时候还经常有外国朋友到我们园艺场参观学习。我每次都荣幸地被领导委以重任——接待来宾。经常近距离和许多名人接触，内心自是美滋滋的。只可惜那时候没有追星族意识，还想不起来请名人签名留念。



在那个年代，我们的青春得到了完全释放。后来，每每向儿子讲起在农场的愉快事，儿子都会感慨地说：“妈妈，你们那时候虽然日子艰苦点，但是过得太有意思了。现在，我们的生活富裕了，可是日子过得好平淡啊！”记得夏收时，我连续几年被抽调到西华县公安局和农场联合成立的护麦宣传联合指挥部。我的任务是每天跟着宣传车，向周边麦收的群众宣传收麦期间的法律法规，比如，快打快收、颗粒归仓、严防死守、防火防盗等。记得有一次，我们在一个休息点吃过午饭，闲着没事干就来到了屋后一个河滩里闲逛。局里的一位领导说：“小陈打过枪吗？”我说：“当然打过啊。”他问：“你打的什么枪啊？”“民兵训练时打的步枪啊。”“那，你打过手枪吗？”“没有。”我沮丧地说。“好，今天我教你学打手枪。”说着从腰间拿出一把精致的手枪。他拉动枪栓后，把枪递给了我，我接过手枪兴奋极了。我不假思索地举枪，嘴里还模仿打枪的声音。只听“砰”的一声，枪真的响了。我高兴地喊着：“哈哈，真好玩。”可我一回头，看到周围几个人都愣在那里。那位教我打枪的领导，脸色凝重。他迅速从我手中夺过枪，大声说：“你这个闺女。你也太胆大了。你吓死我了！”我一脸茫然地问：“怎么了，不是你说要教我的吗？”“可我还没教你，你就打响了。你握枪的姿势不正确，退出的弹壳差点伤了你。你知道吗？”“是啊，我也不明白这枪怎么就打响了。”我说：“好吧！你教我吧！”可他生气地说：“不教了。你今天要是受伤了，我可就犯大错误了。”就这样，我学习打手枪的课程就这么结束了。后来，我每次想起这件事都好想笑。

说到搞笑的事情，还有一件事让我至今都想笑。有一天刚刚吃过晚饭，民兵营长突然通知紧急集合。他非常严肃地向我们这些年轻的民兵们传达了上级指令：“发现一个台湾来的特务，隐藏在二队苹果地里。上级要求我们迅速包围抓捕特务。”自打加入人民兵连，我们还是第一次接到这样的任务。大家既兴奋又紧张。命令如山倒，队伍急速向有可能藏匿特务的苹果园出发。“每人一行沿着果树向果园深处搜查”带队的民兵连长指挥大家。我们来到了苹果地边上，月色朦胧中，我们刚才的兴奋消失殆尽，剩下的全是紧张和说不出的害怕。刚开始大家还按照命令单人走单行，没走多远就不由自主地向一起靠拢。我们紧张得甚至有些发抖，后来大家相互拉着手，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地中心靠拢。就在这时前方传来了奇怪的声音，大家仔细辨别，好像是有人在吃苹果。“啊！难道是特务？”大家更加紧张，我感觉头发都竖起来了，心脏也跳得好厉害。我们小心翼翼地声音靠拢，突然看到前方树下蹲着一个黑影，就在大家不知所措时，不知谁打开了手电筒，一道光束照出了那团黑影的真面目。“哈哈……”大家哄堂大笑，紧张的气氛一下消失了。原来是我们的一位老师傅，只见他正蹲在那里张大嘴巴吃苹果。在一片欢笑和埋怨声中，结束了这场我们认真对待的首次演习。

(未完待续)